

婉琳 散文作品

时光抹不去的记忆

抱出来；老爷们儿别自己走，扶扶老人、领领孩子。一家老小都得来看。今天立春，过后我们就忙了，没有时间看电影了。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要挨家挨户查看，能去的都得去。”韩书记对着话筒连喊了三遍，然后对我说：“今晚你也关了广播，出去看电影。”韩书记出去后，过了一会儿，民兵连长又喊了一遍。晚上六点多钟，治保主任又喊了一遍。

为什么大队干部对一场露天电影这样重视？当时大多数人不知原委。我是大队广播员，我是知道的——相关部门预测1975年2月4日晚七点左右，海城、营口市一带可能有大地震发生，震级7级左右。在当时，为了不影响社会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晚上六点半，电影正式开演，我也来到大队部门前的广场上。整个广场上到处是人，前面坐的是老人和小孩儿；后面是青壮年男女。我也站在边上。

晚七点刚过，地震果然发生了！大地剧烈颤动，房屋倒塌，道路断裂成一道道小沟，电也停了，一片漆黑。人们惊恐万状，四处躲藏。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块砖，正好打在我的嘴上。我的下巴被打出了血，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几颗

牙也向里倾倒。我想放声大哭，但是张不开嘴……

过了半小时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营口市部队的官兵就赶到了村子里。民兵连长带领民兵配合解放军挨家挨户救援，支帐篷、安电灯、救伤员……全村老小和救援部队官兵一夜未眠。幸亏有上级领导的精心策划，大队干部临危不乱、周密安排，救援官兵勇敢无畏，虽然房屋倒塌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全村11个生产队3024口人，无一人因地震死亡。受伤的村民都是多年不能下炕的老人或跑得不及时的，头、手臂、四肢被砸伤……如果不是这一场“看电影”的周密安排；如果村民们窝在家里没有出来，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解放军医生耐心地给受伤的村民们治疗。大约半夜的时候，大队部跑后勤的老朱领着一个背着药箱的解放军卫生员来到我的住处。我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我心里想：他能比我大几岁？懂牙科吗？能行吗？可是，当时医院都震塌了，也只能让他给我治疗了。卫生员看了看我，说：“张嘴，我看看。”看完了说：“问题不大，我给你抹点儿麻药，咱把牙扶正。明天中午我让人给你送饭，这期间别吃东西，别喝水……你咬住牙，千万别动。”卫生员边说话边给

我扶牙。当他给我往原位扶牙的时候，我巨疼难忍。好不容易坚持到处置完毕，我已经疼得满头是汗。我按照他的要求，咬住门牙不敢动。到了第二天中午，一个小战士送来一碗面条。在当时，能吃到面条那就算美味了。可是不敢张嘴，不知道牙好不好，很怕疼。小战士安慰我说：“快吃吧，12个小时了，可以了。这是我们炊事班特意给你做的，因为没有其他牙受伤的人。”我还是不敢张嘴，那个小战士笑起来，说：“我喊一二，你就张嘴……一二。”我张了张嘴，果然没事儿了。

一直到现在，将近五十年了，我的食牙有的已经掉了，但当年被解放军卫生员扶正的那些牙齿却一颗也没掉，非常坚固，很神奇啊。现在，留在我下巴上的那道浅浅的疤痕依然还在，那是当年的大地震留给我的纪念！我很爱笑，因为每当我笑的时候，会想到不缺门牙的从容和美好。

“有过多少往事，好像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好像还在身边。”那场惊心动魄的大地震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那些大队干部都比我大二十多岁，他们都老了，有的也许已经走了……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却一直没有走出我的记忆。即使岁月流逝，那份感动依然存在。



插图：夏立新

1972年，我从营口市第五中学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到营口市官屯公社平二房大队。在大队的“创业队”干了半年，我被选为大队的广播员兼报道员。与我们“青年点”同学的“如歌岁月、多彩生活”相比，这似乎平淡了些。然而，我却有着一段极其难忘的经历。

1975年2月4日，公社党委副书记到大队部召开“紧急会议”。下午五点左右，大队党支部书记韩殿忠来到广播室广播了一个通知——“社员同志们！今晚公社电影放映队来咱村放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可好看了！要求每个社员都要去看。给老人穿上‘棉猴儿’，搀出来；小孩儿裹严实，

紫丁香

梁冬梅

清晨，我携着几缕相思来看你
你挥着香帕，醉了我的眼眸
一只喜鹊啄着花瓣
啄落满地相思，一时间
我想扯下你紫色云的衣角

听你的呢喃
想听一个女孩走过雨巷的足音
树下，我在寻找校园紫色的梦
也在寻找一个吹笛子的男孩

阳光，在枝头跃动
想起母亲门前的那棵丁香树
有母亲的体香和汗香，树下
有母亲栽种的几缕阳光

摘下，一朵丁香花
转动爱的舞台
火柴头似的花苞点燃的爱
燃烧了整个春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5期)

一张海报

灯光

昨天晚上，美术馆的同事因为一个“展览”的主海报达不到效果，加之展期将近，深夜找我探讨。我们一直交流到凌晨三点多。同事是非常有追求的艺术

家。在他的眼里，一张“展览”的主海报，必须是整个“展览”风格的集中体现；必须紧扣“展览”的主题；必须体现美术馆的专业设计能力；必须符合当下审美的主要趋向。因此，这张主海报数易其稿而未能定下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知道，专业的人找我这个非专业的探讨设计思路，主要是要借用我的非专业来打破陈规，碰撞出灵感来。所以，我建议不如删繁就简，对主海报主要素材进行大切割，切割出来的部分就用“展览”资讯的文字去填充。只要能反映主题，有本地的特色，看起来好看

心愿

杨永忠

样子。他的手缓缓举起，很快无力地放下，泪水从眼角滚了出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不想住在医院里。

“爸，你怎么啦？”我还是忍不住问。他的表情很激动，又想拔管的样子。这时，主治医生来了，他叫护士找来纸笔。只见父亲用颤抖的手慢慢地在纸上歪歪斜斜写下一行字：感谢医生护士的照顾，我要出院。

那天下午，我向单位请假，在医院陪护他。父亲见我不去上班，似乎冷静下来，像个听话的孩子。一位护士说：“杨局长，你陪在这儿杨伯伯就听话些。”护士温柔的话让我的眼泪一下奔涌出来。我知道父亲的意思——他用顺从来告诉我，他想出院，他这病医治不好。

晚上，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走进病房看望父亲。他拉着父亲的手显得格外亲热，“杨老师，我来看望您了，您还记得我是谁吗？您病了这么久，都不告诉我。”

父亲使劲儿点头，又摇头，目光柔和，分外幸福，竟然说出几个字：“你是——董——恩。”

董恩，我认识，是一位偏远山村的小学教师。早在二十多年前，董恩读五年级时，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他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家庭极度贫困。他辍学了。父亲急了，多次家访说服了董恩的爷爷奶奶，让董恩继续上学。父亲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董恩完

角或是配角，各有其位置；色块与色块的关系就如人与人的关系，每个色块都受到相邻色块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变化；只有这样的色块关系，才能拼接成千姿百态而又和谐统一的画面。画家的笔下必须是“用色如人”啊！

同事对我的理解高度赞同，进而谈到自己的理解，而我却神游“话”外。可能对于艺术而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一切艺术的元素都是生命。无论一笔一划、还是一色一物。我们应该没办法把一堆没有生命情感的符号，拼成一个能够打动人的画面。一个支离破碎，毫无联系，僵硬刻板的线面组合，想来必定不具有生命的气息。

夜深，“用色如人”，笔下有情，写在“字由字在——书写中的潮州”艺术特展之前。

芒种辞

林钊勤

画上槐花，引来几只蜜蜂飞舞
再画上一地小麦，像多年前的
母亲
教我们牙牙学语，练习多年
试图理解一粒种子的生活方式

向下扎根，在黑暗中汲取养分
花朵或果实向上
迎着阳光的颜色，从清晨
到傍晚
经历露珠、阳光、晚霞、夜晚
像极了我们的一生

在六月，草地上的细小植物
已经参透
托举我，成为一粒种子
在母亲的唠叨中，经历阳光、
雨水
生长，开花，结果

顶楼

王国莘

每一次登上顶楼
总有一种采摘白云的冲动
一腔热血涌上了心头
远处山脉河流
一望无际的田野风光

视野开阔了许多
瞬间感觉被整个世界包围
怀抱着阳光和温暖南风
鸟儿欢快地叫我的名字
花瓣和树叶都在很低的位置

我可以呐喊 欢呼
可以一个人独自流泪
无惧丑陋 悲哀 痛心的事情
被人一点点扒开
席地而坐，饮一杯凉暖

其实老天从未亏待
我拥有很多，比如幸福知足
还有阳光般的心态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5期)